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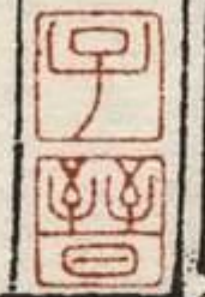
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卷之十八

廬陵楊

方里

廷秀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

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章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

天地之道德又言聖人用易之意歸乎天地之道德以為聖人之仁義也八卦未畫五象在天下八卦既畫五象在易故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卦之未重象備而爻未備卦之既重爻始備矣故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乾者剛之粹坤者柔之粹剛柔未相推移也何變之有及乾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為巽坤之初爻一推移焉則變而為震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乾之初九未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潛龍勿用象亂則曰陽在下也命之以勿動也乾之九二可以動者也故聖人繫之爻辭則曰見龍在田象辭則曰德施普也命之以動也故曰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可以動而動焉吉之所從生也未可以動而動焉凶悔吝之所從生也故曰吉凶者一曰本曰時曰變此三者所以召吉凶者三而聖人之所以處吉凶乎爻之剛柔而已此之謂吉凶之本故曰剛柔者立本者在彼者有可否在我者有靜作此之謂吉凶之時時未可見故初九之剛變通而趨乎潛不潛則凶時可以見故九二之柔變通而趨乎見唯見則吉此之謂吉凶之變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聖人有一道以處吉

繫下

凶首何道也曰貞而已貞者何也一於正而已惟天下之一正為能
勝天下之五變非吾求勝於彼也彼自不能入也故貴為天子不能
樂堯舜之憂以正勝吉也在陳畏匡不能憂仲弓之樂以正勝凶也
夫天地之道唯貞為能觀日月之道唯貞為能明而況區區天下之
羣動乎故曰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
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蓋正者天地之道也非聖人之私器也
此所謂言聖人繫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明天地之道也然則
孰為天地之德乎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大哉乾元乃物資始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乾之所以示人以易者生也
其易確然也至哉坤元乃物資生乃順承天此坤之所以示人以簡
者生也其簡墮然也雖然者確乎不可拔也墮然者墮乎其至也二百
八十四爻其一百九十一之陽皆乾爻也其一百九十二之陰皆坤爻
也陰陽之爻非它皆效法天地生物之德而已故曰爻也者效此者也
至於六十四卦之象非它也皆形像大地生物之德而已爻象一動
則其外者見而為吉凶其內者見而為功業聖人之情欲天下之人
避凶而趨吉以各成其功業而已故係之以辭以命之焉故曰聖人
之情見乎辭聖人所以愛天下之生亦如天地愛萬物之生也故又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所謂言聖人係易之辭本乎爻象之剛柔以
明天地之德也雖然明天地之道德者在爻象得天地之道德者不
在爻象而在聖人得天地之道德者在聖人施天地之道德者不在

聖人而在至尊之位有斯道也有斯德也而位斯位也天下之
人所以喜之貴之而曰之曰大寶也然得位之難又未若守位
之難何以守之曰仁而已何以為仁曰財而已雖有仁心仁聞而天
下不被其仁政之澤者奪民之財為己之財而已故鹿臺聚而商亡
鹿臺敬而周王財散則民聚此仁之實也然仁不孤立必有義為向
謂義教民理財義也謹已出令亦義也禁民為非亦義也此所謂言
聖人用易之意躡乎天地之道德以為聖人之仁

義也然則易之為道爻象云乎哉係辭云乎哉 古者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
取諸離

此一章至蓋取諸夫言易之末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
非无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
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其惟包犧氏歟是故據

之高曾也文者易中之祖也升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
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

具其
匣之

繫下

仰尼繫焉而循始章然則包犧氏之登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為雷為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為山為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道矣故曰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昔者厥初生民何以相生相養以至於百千萬世而不息不滅也人非物不生物非器不獲聖人將欲制器以獲物假其範於何人也措其器於何施也取諸易而足矣自罔罟至於書契皆其大略也聖人制器何以取諸易也仲尼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是也是故罔罟之象生於離☲☲六爻縱橫錯綜而罔罟之象備矣故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教民肉食

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儀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耨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儀始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耒耨取諸益

韓氏曰噬合也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設法以合物也

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所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已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韓氏曰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剡

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郭氏曰渙木上而水下故其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觀之馬四足之象又上六云拘係之乃從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韓氏曰取其備豫斷木為

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震上上動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卦初為弧二為弦而相附也又曰後說

之弧謂上卦上之弦不附于四
之弧也二与五皆一矢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

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公川觀下

陰其上八覆者之象也其六五椽
桶之象也其下四陽柱之象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三三撰下大過中四爻實而長者棺上下左右橫也其

狸食之以為戚則見棺槨入藏以為說矣
非生者說其死者也以死者入藏為慰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乾下而

天為首兌為口舌昔只人問蜀使曰天有口乎曰有帝謂文王是也

此雖一時應敵之言未多為无理也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乎故曰

取諸大過揚雄曰天常為帝王之筆舌史曰牛為天之喉舌吾亦曰書

契為天之口舌嗚呼鴻荒之世民之初生非若今日之備器用使起

居具服食也自斯人之飢而未知佃漁也聖人於是乎作罔罟自斯人

之肉食而未知粒食也聖人於是乎作耒耜自斯人之食貨或有餘

或不足之偏遺也聖人於是乎作市易自斯人之寒而衣皮未知織

紅之製也聖人於是乎作衣裳自斯人之出入有於川隔而道斷也

聖人於是乎作舟楫自斯人之疲於負擔而斫於遠塗也聖人於是

乎作輪轡自斯人之虞於寇攘而懈於守禦也聖人於是乎作門楹

自斯人之知有耕耨而未知春揄也聖人於是乎作杵臼自斯人之

无爪牙以自衛而憂於搏噬也聖人於是乎作弧矢自斯人之沈

而病於濕蟄也聖人於是乎作宮室自斯人之死而戚於藁裡之掩

也聖人於是乎作棺槨自斯人之窮於結繩而相欺无籍也聖人於

是乎作書契然非聖人之私智也取諸十三卦之象而後成亦非一
聖人之能為也歷乎五聖人而後備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
類滅矣矣又曰今吾与汝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与禽獸異者寧
可不知其所自耶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村也韓氏曰象
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言成卦之
才德以統
卦義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
民小人之道也陽故仲尼自問曰其故何也於是自答曰陽卦奇

陰小耦故也。善眾者以寡者為之君，寡者以眾者為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一耦以一奇為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耦，謂二奇以一耦為君也。如二耦曰陰，交雜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界也。仲尼又自問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答曰：陽一君而一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引之異名，二者耦之異名。陽一君而一民，謂以奇為君以耦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為君以奇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歲，成歲為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

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仲尼既率七卦之爻辭以發明六十四卦之微矣，此復率一卦為一節，撞往來此咸九四之爻辭也。咸感也，感應當以虛受而九四以陽剛之資居上下二卦出入往來之會，乃憧憧然勞思以應之，不知一思動百思從，不勝其應矣。故仲尼曉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推觀其歸，執其一以應之，爾吾觀其歸，彼拳雖殊而不能違吾執其一，彼慮雖百而不當出又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丁寧之也。夫天下之事往來大窮然不外乎屈信相感而已。吾觀諸日今文之往，所以為來朝之來，吾觀諸月今文之來，所以為來朝之往，蓋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觀諸寒暑折膠之寒不生於寒而生於烈日，流金之暑不生於暑而生於堅冰，蓋今之信乃昔之屈也。吾觀諸物尺蠖之屈以屈為信，龍蛇之蟄以蟄為存，知屈信之一致則知往來之一致矣。死生之慮則何修而臻此乎。曰：精於義理而已。然則聖人之應感，既曰何思何者，其久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直與射也，何有精於技者，猶若是而况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以之崇德則德必崇，過此以往，推而十之，皆如破竹，解凍之妙，所以為德之至盛者歟。而又何思何慮之有。然則思曰：瞻非欤。曰

繫下

睿者潛心而神，憧憧首勞思而擾。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困六三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困窮者，人之所不能免者也。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顧所以致之者何如。爾君子有不幸之困，无以致之，適遭之也。在陳畏田，是已。故名不辱而身不危。小人无幸免之困，為不善以致困也。以其非所據而據，是以非所困而困，為不善而求幸免，是據于蒺藜而求不刺也。其困弥堅如石之不移矣，尚可得而保其名保其身，保其家保其妻子乎？

臧紇陽虎之出奔是已。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解上六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君子之於天下，小患无獲，患无時，不患无時，患无器，患无韞。

子曰：小人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獲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此蒺藜初九上九之爻辭也。仲尼釋之以謂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不口力五之爻辭也。

仲尼釋之謂前二人者以驕助後一人者以憂其亡則其固如係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况又係之于其本乎。由平前者明皇晚非是也。由乎後者病辨之微戒。三宗之寅畏宜王之懼是也。

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厚，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可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自位而不量已過，然而不勝任，不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受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已之足，覆人之餗，敗已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鍊之覆波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為寧用

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六二之爻辭也。夫微莫微於天下之幾，妙莫妙於天下之神，是故難知。若幾也，難至若神也。今仲尼曰：知幾其神乎？其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乃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一何小也。蓋天下有大患，有大欲，富貴天下之大欲也，動心天下之大患也。吾心

一動，謂瀆生焉。謂瀆者其富貴之捷徑而禍敗之胚源也。故李斯之謀不在於貝五刑之日，而萌於諂一由之書。張湯之敗不在於對八使之時，而兆於擊謂君之足斯之謂。自以為取容之深計，湯之瀆自以為託私之至諂。然則吾與吾所以不容自託，乃所以自敗。然則上交於吾君而不諂，下交於吾與而不瀆，謂之小也。可乎？謂非知幾之神也。可乎？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所謂動者何物而所謂吉者何事也？天下之動莫小於雷風，而欲心一動為至大。天下之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富貴為至輕。然其心之動也，其初至微也。能於其至微而察之，求其所謂諂瀆者而絕之，天下之元吉。人莫之見而吾獨先見之矣。不曰知幾，不曰至神，而何哉？雖然，君子所以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亦必有道矣。易之豫曰：介于石，不終日，白吉。是也。夫石者至靜而無欲，至重而不動者也。今也君子介然如石，天下之可欲者何物能動之乎？其見幾也，寧用終日而後識之乎？推是心以往，奉天下之乃事，見微則知其惡，見柔則知其剛。此天下所以尊之仰之為方。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貴大。李曰：欲止其心，先識其意，欲誠其意，先致其知。此以知為貴也。傳說曰：非知之難，行之難。此以行為貴也。然則知而不可行，可乎？曰

昇離妻而跛也。行而不知可乎。曰是飛廉而眇也。若顏子可謂兼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此大孝之致知也。知之未嘗復行。此傳說之行其所知也。故仲尼稱其近於知幾。又許之以當復。天地網緼萬物之初爻。殆庶之為言。近也。知幾則聖。此則賢。

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然於方事乎。故舜曰惟

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德。使羿而欲為良。良而欲為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子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益上九之爻。辭也。安其身而動則其各正其心。而語則其

鮮直定其交而求則其助多。此立心有恒之人也。周公東征作鸛鳴以悟成王。作大誥以曉庶邦。是也。危以動則无各懼以語則无交。无交而求則无助。此立心勿恒之人也。楚公子比乘乱以自立。然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卒死於棄疾之手。是也。此仲尼所謂傷之者至而不易所謂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

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上言言乾坤

章言言乾坤。其易之門。皆所以深贊易之道。其本在乾坤之一卦。使君子易者。知世。關鍵之會要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然則君子易者。何莫由乾坤。三卦乎。蓋乾坤者。六十四卦之祖也。六十四卦者。乾坤之別也。不明乎乾坤之陽坤之陰。則无以知陰陽如之何。而合德剛柔如之

何而有射也之何而射天地之撰如之何山通神明之德明乎乾之陽則知泰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泰六十四卦之物本乎陰者皆坤也乾坤交錯而為六十四卦然後陰陽之德合陰陽之德心然後剛柔之射立知易之陰陽合德剛柔有射則知易之道所以射天地之所為而與天地為一射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无遺情矣然則乾坤二卦豈非易之緼易之門乎然乾之所名或為龍或為馬或為金玉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為牛或為牝馬或為輿釜其所稱雖雜而不越乎陰物也即其名考其類豈止於衰世之意而已哉造化之往者屈也其屈无跡唯易能彰之使无跡者有跡造化之來者伸也其伸无形唯易能察之使无形者有形世之所謂百姓日用之顯者唯易能微之使幽若曰神之德行若曰藏諸用是也世之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幽者唯易能闡之使顯若曰顯道若曰顯諸仁是也至於開明陰陽剛柔之道其名當其物辨其言正而无偏其辭斷而无疑其稱各雖若甚小其取類不勝其大其旨遠使人思而得之也其辭文使人玩而得之也其言曲而中故不欺其事肆而隱故不窮皆非易之私言也因斯民之所行有失得之責者而告之以天理吉凶之報所以濟斯民人欲之隘溺而措之安吉之地也豈止衰世之意而已乎天地之撰如三子之撰撰之言焉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

患乎

曰中古曰有憂患仲尼指文且而言之者欤所以哀文王所以德文王所以變天下後世也自易之既作有憂患者可以必可

以忘无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

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章言聖人取諸易之道以成乎已之德也彖易而不以易成已則易自我自我易何補於我我何資於易哉庸无基則地故以踐履之充實為吾德之基木无本則搗故以歸復其初性為吾德之本基既立矣驕或固其基則又比不持守以謙可乎本既植矣怠或寒其本則又繙不固守以恒可乎德既持矣亦既固矣遂足矣乎曰柔也吾豈无一不善懲忿窒欲又取諸損所以脩吾德也脩者脩而進之也吾豈尽善見善則迁又取諸益所以裕吾德也裕者裕而豐之也雖然其皆所以居常也夫臨乎變也居常而脩且裕或一旦臨變而失之可无懼乎遇困而不失其身然後吾之德益辭而明遇井而不食愈烈然後吾之德清而不改聖人之德至此大成矣然聖人之心猶曰未也俾巽以自制退然若无能焉此大禹之不矜周公之不驕仲尼之仁聖宜敢也始則持之以謙終則制之**復和**以巽嗚呼聖德其至矣乎六十四卦備於身矣九卦其要也

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怕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并居其所而迁巽稱而

隱此章聖人既取諸九卦以成德復替八卦之德以示人也獲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

知怕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又

巽以行權此章聖人既贊九卦之德以示人復贊九卦之用以示人也易之為書也不可

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

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

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

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辨存乎常易道之

行存乎人初曰不可為典要者變也又曰既有典常者常也又曰道不虛行者人也夫易之於人知水之於魚也魚不可離於水人不可

遠於易君臣父子无非易也視聽言動无非易也治亂安危无非易

也取舍進退无非易也魚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仲弓曰易之為書

也不可遠此之謂也非易書之不可遠也易書之道不可遠也易之

道安在哉曰變而曰是故屢迁而不居周流而无間乾之初九忽上

而居於坤之上六於是坤變而為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於乾之初

九於是乾變而為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者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

陰相易而震生焉以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

變剛柔相易者是皆不可拘之以典常繩之以要約也唯變之所

適誰得而禦之者故曰易道之用存乎變然易之道有辨有用其變

而无常者用也其常而不變者辨也君子之孝易能通其變而得其

常極其用而執其辨是可謂善孝易之書而深明易之辨力行易之

道者矣易道之辨安在哉曰敬而已矣乾曰文揚若敬也坤曰敬以直內敬也易之道千變万化而肆於一敬大哉敬乎其入德之捷徑

辭也故曰易道
之行存乎人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

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

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

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

矣此章指示孝者易之法有三一曰初爻二曰二五三曰彖辭初爻者易書一卦之性質也至於六爻或各因其時或各指其事而

已非若初爻為一卦之要也原其始自可以約其終知其初之難自

可以知其上之易初者本也上者末也初辭擬議以定一卦上爻成

其終而已故首告之以孝初爻之法若夫雜陳一卦之物論撰一卦

之德如夫而為是非如是而為存亡如是而為吉凶如是而為居位

之當否又非止初爻所能盡也其惟中爻二五乎觀二五則是非備

矣存亡吉凶与居位之當否可得而知矣故又告之以孝二五之法

至於統論一卦之辭非彖辭何以足之如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坤之

彖曰至哉坤元包兩儀於二字之中括六爻於數語之間知者觀之

乾坤之道不在是矣曰過半尺之謂也故終告

之以孝彖辭之法聖人之教人蓋如此其詳也

二與四同功

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凶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

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二多

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此章言二四三

賤安危之分也臣欲柔而中柔過則諂為張禹為胡廣君欲剛而中

剛過則苛為漢宣為顯宗九二以剛居柔此柔中也六二以柔居柔

此柔過也曰二多言亦未必多君子也言之者多耳六五以柔居

剛此剛中也九五以剛居剛此剛過也曰五多功亦未必盡成功也

有功者多耳故二則曰其用柔中許其柔而不過也五則曰其剛勝

許其剛而過也与其為元成寧為孝宣与其為安順寧為明帝至於

四逼六君之下三乘大臣之上

宜其懼而凶也居此位者謹諸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

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

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

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極言易書廣大之備

此章言重卦之旨及六爻之

此易之末重。二材各數其一。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時則大而末廣。孤故也。易之既重。二材皆合而剛。初為地。三與四為人。五與上為天。於是大且黃矣。盛故也。大則有量。黃則無際。三材大矣。兼而兩之。是一二材為兩。三材也。不亦黃乎。故曰黃大。悉備信乎。其備而罔缺也。二材之道備矣。然分上分中分下。則有三材之別。合為一卦。則陰或居上。安知此之不為天。陽或居下。安知天之不為地。五為君。則天道為人道矣。二為臣。則地道為人道矣。道有變。則為六爻矣。爻有尊卑。則有等差矣。爻有等差。則有物象矣。剛柔相錯。則有成。六爻。文物不當其類。於是吉凶至矣。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其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

也。前章言易以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文王矣。以為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以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亦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遇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欤。紂殷後也。而仲尼殷殷為末。世周為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必上之士。而不抑其不

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欤。大哉。文王之聖。欤。大哉。仲尼之公。欤。大哉。抵无冠言備。寇者不若遭。冠言備。寇者之為。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為。下何者。意之者不若履之者也。文王遭紂。委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已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已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在故。其辭亦危。此无它。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慎其慮患之道。其大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日昃月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地。右肱左股。蓋取諸身。金矢玉鉞。蓋取諸器。見陸瓜。隕蓋取諸草。棟隆。牀下。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牝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為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發者。平後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已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尼稱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夫乾天

下之至健也。德行怕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順也。德行怕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慶。慶者。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

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章

乾坤健順之性易簡之德也天下之理健而不息則易息而不健則難故乾之至健其德行曰易順而不拂則簡拂而不順則繁故坤之至順其德行曰簡德之易者生物不息故无難也德之簡者成物不拂故不繁也然易簡則无作為險阻則有情偽今也易而能知險簡而能知阻何也蓋兩險相疑兩阻相持是故險不能知險知天下之至險者至易者也阻不能知阻知天下之至阻者至簡者也夾谷之訟不能敵仲尼之禮顯更之對不能欺仲尼之聽蓋聖人得乾坤易簡之理而齊侯之險丹求之阻遇之而敗也推其得乾坤易簡之理而執之以照天下之險阻情偽則如日之遠誦不如燭之炳幽潛孰得而遁之者是故其心和說而不憂天下之至險其慮研精而不惑天下之至阻以定天下之吉凶以成天下之亶亶皆易簡之緒餘耳見祥斯知吉見象斯知器見占斯知來又何疑焉蓋祥者吉之萌也象者器之影也占者來之訊也故天地以易簡而設位於上下聖人以易簡而成能於兩間謀之卿士庶人而畢從謀之鬼神卜筮而皆協俾百姓咸曰聖人之能者无它易簡而已能研諸侯之慮侯之二字衍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

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言既

乾坤之性與德以申言八卦之象與爻彖也以象告者有六而未

有辭也以情言者有爻辭而又有彖辭也剛柔離居者六子之卦也

其餘皆八卦諸爻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

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

辭屈此言彖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

六批批於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而荆軻為之辭謝是

也故曰辨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

以嘗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

者其辭枝有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

吉人之辭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所言以取世而无所忌強

彖下

故毀行而入不恤公孫宏之諧仲舒沒黜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
游人之心未有九所亡者所亡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
主者不義乎外必固為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
之莫知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迎奪其防而
據之則一語而折衷之之見孟
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

張先生校正揚寶學易傳卷第十八





